

英國教育史研究與我——我的學思歷程

顧曉雲*



我來自一個很平凡卻溫馨滿滿的家庭。父母自營早餐店，雖然生活辛苦，但從不讓我們在衣食上有缺乏，在教育上更是全力支持。學術研究這條路從不在任何家庭成員的想像之中，包括我自己，我是整個大家族中唯一有博士學位、唯一出國讀書、唯一目前在高教任職的小孩。我想這樣的家庭背景也隱約促成了我現在所關心的教育議題——教育的民主議題。從小到大作文裡寫到我的志願，我的答案都是老師，因為五年級時的班導師在課後免費照顧課業落後、家庭弱勢的小孩，我深受感動，也期許自己能跟她一樣。這個志願從未改變，因此大學時我選讀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我清楚記得，那是在

*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副教授

志願卡上填寫的第一志願。大學四年我認真學習，最大的收穫就是受到教育系林玉体老師的啟發，開啟了我對於研究教育思想史的興趣，而我在師大教育系繼續就讀碩士班時，也在黃光雄老師的指導下完成了碩士論文《康門紐斯泛智教育思想之研究》，也更加確立了一己研究西洋教育思想史的志向，畢業後決定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在師大就讀博士學位期間，由於受到黃光雄老師鼓勵，在失敗了三次後，終於考取了教育部公費留學獎學金（「近代西洋教育思想史」學門），並於2009年前往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攻讀博士學位，接受 Gary McCulloch 教授指導，並以 *Educa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 Fred Clarke and Educ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England 1936-1952* 為題撰寫博士論文，這是我正式進入英國教育史研究領域的開端。英國的博士課程與美國不同，學習主要是透過與指導教授一對一的討論，深入地鑽研、探討論文主題。在英國修業的三年間，指導教授除了帶領我閱讀英國教育史的重要專書外，也教導我搜尋一手史料、研讀和詮釋一手史料、撰寫學術論文、參加學術研討發表等學術研究人員的相關重要技能，不只打開了我對於英國教育史研究的眼界，更奠定了我在歷史研究方法上的扎實基礎。

2012年，我取得博士學位後回臺，由於哲史領域謀職困難，我遂先在甄曉蘭老師的科技部專案下擔任研究助理並學習如何撰寫科技部研究計畫。雖然白天協助專案的研究，但夜間仍持續進行英國教育史研究，擴充並延伸博士論文的研究範圍。自2015年8月，我任職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以來，即以「英國二次大戰期間的民主論述與教育改革研究」為主題持續探究和開展，並在獲得科技部「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補助下撰寫專書。在專書中，我聚焦於英國整個二戰期間的教育論辯，並著重於探討環繞在此論辯之五位重要教育改革倡者（Fred Clarke、H. C. Dent、R. H. Tawney、Shena Simon 和 Ernest Simon）的民主與教育改革相關論述，試圖將二次大戰期間之民主與教育改革論述依據「由保守到激進、由自由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政治光譜分析並比較，在學術上開展出不同於以往英國教育史家的歷史詮釋，這段期間的學術研究成果，也即將於2020年以 *Education for Democracy in England in World War II* 為題，以專書形式出版。在完成這本專書的初稿後，我也自2018年8月開始執行新的研究計畫「英教育家 Brian Simon 與英國綜合中學改革運動之研究（1950-1980）」。這份研究延續著我對於教育機會均等的關心，試圖探討英國教育家 Brian Simon 於推動綜合中學改革運動的理念和實踐，希望能透過對於英國綜合中學改革運動的研究，了解英國如何藉由中等教育改革來達成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

回顧過去十年來進行英國教育史的學思歷程，的確是有不少的甘苦。由於自己資歷仍淺，仍有許多成長的空間，實在不敢說能給年輕學者甚麼建議，但若真要提出幾點，我想首要的就是**堅持**。即便周遭的人都不肯定你的時候，仍要相信一己研究的價值。我很幸運，在最初謀職困難的幾年，有許多師長仍然相信我，不厭其煩地一次又一次地幫我寫推薦函，我的指導教授甚至主動和 Routledge 的編輯提及我，幫我創造了出版專書的機會，也支持著我的研究動力。若沒有最初幾年的堅持和師長們的提攜，絕不可能有今日的我。其次，就是要**耐得住性子**，曾有人說：「歷史學家就是得要板凳坐得實。」的確，歷史學家主要的工作就是研讀史料，並從史料中抄寫重要的證據，這樣的工作無法假手他人，因為從史料選擇開始就帶有史家的詮釋，但也常因史料數量龐大、甚至因手稿難以辨讀，讓歷史研究又比其他研究更加耗時、也更需要史家耐心地爬梳、仔細地分析，才能有新的研究發現。其三，**需盡量取得一手史料**。這是史家都知道的原則，但因為英國教育史的相關史料在臺灣取得困難，因此勢必需要前往英國的各檔案室蒐集，由於史料的數量往往難以預估，學術研究人員出國的時間又有限，因此又增添研究外國教育史的困難，我個人的經驗是，一篇文章的完成往往都得出國一兩趟才能將資料補齊。但無可諱言的，蒐集到重要史料當下那種心中的喜悅，真的是無可言喻的。最後，**保持和外國學術界的接觸**。我除了透過最新的期刊和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得知英國教育史研究的最新趨勢外，主要的方式就是繼續以英文寫作，並且請指導教授閱讀文章初稿並提供意見。博士論文只是我在這個英國教育史領域的入門而已，我希望能持續和教授學習、增進我在這個領域的學識。以上是個人的一些淺見，未來也期許自己能不忘初衷，繼續在英國教育史領域耕耘。